



門 04-12
2801
48-37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二章言答問

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

說叢曰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乎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翼註曰以齊王由反乎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

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之

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說統曰兩孰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伯業說

困勉錄曰按註以曾西為曾子之孫據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又楚公子申亦字子西則曾西為申無疑○四書釋地又續曰曾西即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為孫者非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蹵子六反

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通考吳氏程曰唐韻雖有二音而於勃音註怒色拂音註淺色故孫氏單音勃

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旬反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

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聖問

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

耳○雙峯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附朱子文集雜著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郤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又曰余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蒙引楊氏曰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規矩作為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

翼註曰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

分明不待辨說而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亦太鑿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通考董氏彝曰公孫丑問管仲弟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顯顯名也附蒙引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

中夏諸侯惟齊最强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屢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疆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去聲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聲足為也○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說統曰德兼政教說大行即上洽字意○四書版曰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王世子

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

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

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附蒙引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

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然後大行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同

文大同小異

日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說統曰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

以裕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又曰微子微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四書釋地又續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母以祖甲為祖庚之弟庚丁為釐辛之弟并兄弟于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也四書釋地續曰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既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膺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雙峯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

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而自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膠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仲下注曰微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開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昨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啟為長兄分稱元子仲為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

底附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蒙引當猶敵也以其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是以難也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日天下歸殷云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

如得一真珠船矣。說統曰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磁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為有知慧有磁基者言也若無智無磁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

今時則易然也

知音智 磁音茲

磁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蒙引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磁

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淺說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通考

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一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

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存疑此時而施仁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易為飲食而人適於口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音郵音九置驛也郵駟也

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駟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

日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磁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附淺說且孔子有日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盡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遠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今之時齊國萬乘之勢則德行之速也又當何如耶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呂晚村曰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

四書釋地續白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軍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駟也尤非師古黃霸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駟字下曰驛傳通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呂晚村曰末節申辨齊王反

手即是解明文王足法古之
八三字乃有關目又曰是總
結齊王反手之易與文王百
年之難古人指文王也泛論
便不醒又曰兩句只是一箇
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
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
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
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
事功不著關目矣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

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

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

蓋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

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

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

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

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

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附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

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夏后殷周之盛條

說易王之勢也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

惟此時為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

呂晚村曰四十以前有工夫
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
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
打磨煅煉愈精又曰失聲破
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
玩世子方之驕入亦動也古
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
慎者均為酒所動耳

時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通考吳氏程曰雖由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微讀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峯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

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

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

不疑惑然後能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又渾舉伯王為言足見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

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

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

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

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

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

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閒事○雙峯饒氏

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

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

一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

動矣○雲峯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

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

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

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

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

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

然有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

之所動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

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

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附蒙引此一章當分五節

看東陽許氏之說一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大槩言孟子能不動心未詳其所以

不動心處只畧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

說統曰通章以不動心為主
知言養氣為自願學孔子為
宗○翼註曰在必從吾言斷
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
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
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
不動心之所自來前段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使埋願
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
亦與大任相應
份按蒙引謂自敢問夫子之
不動心至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俱從養氣一邊說非是蓋

不得于言云云。即是說知言事。或問所謂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是也。何得謂只就養氣一邊說耶。

四書脈曰。是不難。謂不問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翼註曰。先我

是不待四十。○佐按曰。提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黝孟施舍賓中賓也。曾子主中賓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繼及正賓正主。且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說統曰。按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心之道。四書釋地又續曰。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兗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各不害。且聽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於公孫丑篇。此釐革之未盡者也。

第四節合一。○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也。由此而正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矣。○雲峯云。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孔子不惑亦兼道明德立。非專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可如此強分別。蓋認不惑字不真故也。○存疑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舍恐懼疑惑又何討動心矣。饒氏謂是心之所以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騎牆。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

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

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

也。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耐酢萬變而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附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

份按舍弟鈞曰辨告子乃一篇駁擊處自此至有謂知言節皆從此生出

孟子卷之三
故曰借○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耳。抑告子者欲見得已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思一般。陳氏姑借告子以淺說之說初無意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孟

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附纂北宮黜之不動心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為主孟子之不動心以守約為主附東陽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告子冥悍強制為主而不動心也○存疑北宮黜之養勇是北宮黜之不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心有道也會子之大勇曾子之不動心有道也北宮黜之道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為主曾子

之道以理直為主。即北宮黜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即曾子之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撻奴

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

翼註曰北宮黜節一步進一步看○困勉錄曰翼註與東陽許氏合最明麟士謂自不膚撓至不受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意視刺萬乘至反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蓋不受內已有我加於彼之意也○賽合註曰要摸寫他必勝意蓋膚撓目逃非撓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處受挫不撓非撓也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反便是必勝處○說約曰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屈撓也不目逃言

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不當知存疑謂自思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庸境自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從○講意曰視刺萬乘若刺裼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日知錄曰若撻之于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刺裼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推其心以必勝入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裼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蒙引要之此等人若遇真主亦自當垂首喪氣安能得無畏憚不見李密之見秦王世民乎况以道德為威者哉蓋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道如北宮黜孟施舍雖能以血氣強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為主張定力則豈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凌人人亦得以氣勝我我以力加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惟道義之重自能使王公失其貴賈青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四書釋地續曰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入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于市則辱之極矣斷無撻之于朝者隋文帝於殿廷打入高顯柳或諫以為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為寧殺毋辱會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言曰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慶源輔氏曰注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黜舍本

孟子大卷之三 公孫丑上

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窮稼之并稱。禹三過不入之并稱。稷以紂為兄之子之并及。微子啟善。其夫之并及。華周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也。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入已二字彷彿相視。非真可同日語也。○賽合註曰似只似其氣象。斷當依註以入已相似言之。新說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黜務敵人敵在外者也。此所以相似此說斷不可從。○四書脈曰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

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衍粗說。○東陽許氏曰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附蒙引舍豈能為必勝哉。二句是舍自言。不是孟子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慶源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

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問子夏篤信聖人。處。○雙

人。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黜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峯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

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不是。便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

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問如

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

翼註曰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

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附存疑舍此於勦為得其要者勦務敵人舍專守已在人者不可必在已者有可據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於必勝而不動人亦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於守已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為之動此舍比勦所以為得其要也蓋務敵人心或有時而動務守已者心無時而動也蒙引或曰上既云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勦矣乃又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何與曰舍似曾子勦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已二字亦輕看大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人樂樂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平對○四書脈曰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為勇怯若既自反不縮安得為大勇○困勉錄曰睡菴謂自反指平日所為言非臨時也按此亦小誤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又曰宋羽皇謂往千萬人之勇易見揣揭寬博之勇難知此邪說斷不可從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

衡三衡與橫同引二憚恐懼之也附纂黃氏洵饒曰

往往而敵之也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

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忤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及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勦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憚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

呂晚村曰。曾子自反。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荊正在此節。若泛作對副勦舍觀。觀面千里矣。

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勦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附蒙引。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視吾理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為眾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要以下段之自反而縮。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為主。為褐寬博者。所憚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吾不憚焉。猶云。吾得。不怕他。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

呂晚村曰。須知氣字是實字。約字是虛字。惟是虛字。故將舍與勦較。則約在舍。將曾子與舍較。則約又在曾子。若作實字看。則曾子與孟舍。皆類不同。烏得同稱守約。且一人之身。而忽予忽奪。亦有不可通者矣。

份按守約只是所守之約上。云。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愚謂此數語。辨得極分明。宜全載。吳因之曰。或問勦舍。既是守氣。似非勿求於氣者。有合無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

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

暴之旨否。曰：黜舍金葬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暴戾之極。此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著他固暴也。如黜舍把來壞了亦暴也。黜舍告子總是一箇圈子。又曰：無暴氣與孟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無暴氣作好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不好者哉？呂晚村曰：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不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

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峯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視黜則舍為守約，以曾子視舍則曾子為守約。故皆謂之守約。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音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入他拳裏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於心，兩箇字原緊貼上句說，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又曰：持其志，兼靜存動，祭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善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下同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

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個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

湖南講曰告子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着在外邊的

病見於目相似。附語錄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辨其是非耳。○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于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得更求於氣。○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不動心此所以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誠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存疑孟子言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不動心之有道則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固可以意會矣而丑未達故孟子

份按應事接物差失不離耳聽目視口言身動之間故曰由氣失其道

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

復告之。○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為如此則心為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言如何舍置隨他不達隨他鶻突都不去審思明辨使義理通明而可達之言便是舍置也。○不得於心如應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接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為如此則心為之動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註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妥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北宮黝

得時便成箇告子的不動心
○困勉錄曰時說謂告子守
其空虛無用之心不替外面
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
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
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
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
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
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
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
言與氣上照管迨其久也則
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
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
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拘
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
介甫者也夫抵陽明天資高
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
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
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
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

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
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
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
成執拘若天資柔弱則又
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強
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
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老
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
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
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
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
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
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
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
告子也歟

孟施舍各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主非
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微矣

孟子既誦其

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

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

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

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

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謂不得於

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

必矣朱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

於氣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

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

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

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

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

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善理深矣故

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然凡曰可者

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

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

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

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

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

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

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

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

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

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

份按大全據輯釋。只將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二句載在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下其辨別兩箇氣字要緊處。反刪去。可怪也。

份按不得其言。固是在已之

字上生出卒徒字。附纂若論其極以理之極。附朱子文集答歐陽希遜書。問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畧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諸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先生曰。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

言然朱子又謂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乃是指他人之言。記者自注云。今按聞他人之言。說與集註異。愚謂兼說亦可。○朱子答林子玉書云。孟子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聲。則在已之人皆如此也。則信乎可以兼說也。翼註曰。不可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矣。氣暴則虧持志之全功。○份按志只是心之所之心。與志非有二也。集註謂告子固守其心。語類謂告子堅持其心。則告子之不動心。固即告子之持其志也。但理有未明。義有未集。而冥然惇然未

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之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附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附語錄問志至氣次。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不是以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持其心。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

可謂之能持其志耳
困勉錄曰然則黜舍亦可謂
能持志乎曰黜舍只知有氣
耳蓋黜舍者任氣者也告子
者任心而卒歸於任氣者也
任氣者心為氣使者也任心
而卒歸於任氣者欲以心制
氣而不知心反為氣使也故
黜舍告子者自以為其心不
為天下所動而不知已為其
氣所動既為其氣所動則又
烏能真不為天下所動也

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
矣○蒙引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等皆氣之寓也一
惟心所運非志為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為目之視
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為
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氣體之
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
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
充也○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夫志氣之
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
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為不可了故
不復論○註謂急於本而緩其末失於外而遂遺其
內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
指言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

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

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輔氏曰志

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如

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

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

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

困勉錄曰朱子小註講持志無暴其氣俱以喜怒為說蓋喜怒哀樂有在志者有在氣者
份按氣打一暴打字乃纒字之訛當改正

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朱子曰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為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忽然喫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

份按反添一動字了反字原文作又似不可改

份按內外是交盡是字上原本有須字

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雙峯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份按湖南講謂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四書家訓謂持志非存心之謂。愚謂志只是心之所之也。志可著力。即是心之可著力處。安得有如湖南講所云。朱子謂持志便是養心。非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則持志非存心。而何又安得如家訓所云。困勉錄因家訓之言。而欲將持志作知言看。亦謬。○陳新安謂志可言持。心不可言持。與湖南講之失。同。朱子謂告子堅持其心。則心之可言持明矣。

○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宜者。未有不中。夫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附蒙引孟子言氣次焉次

困勉錄曰。按志壹二句。唯蒙引存疑。淺說兼善惡說。大全說約俱無明文。因之及賽合註亦與蒙存同。其餘講章則謬看者多矣。

者。即次之謂也。依丑之問意。則是認次字為後字義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以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暴。○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所以說致養其氣。自蹶趨而言。則當謹慎步履之間。不使至於蹶趨。是為不暴其氣也。○氣一則動志。人多要主不好者。言蓋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為證。是未然也。孟子舉其易見者。以曉公孫丑云耳。且如聖人之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只是從不好邊說。然要之已所欲者。則以施於人。亦此理也。又如下文知言。只說誠辭。知其所蔽等。都是自不好者一邊說。然以然必矣。豈可謂恕只是推不好者於人。知言只是知那不好者之言哉。近時學者。讀書論理。有此等執泥。不可不說破。氣之所在不善。則心為之。不寧靜。此固可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善。則心便為之。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壹動氣亦然。○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

說約曰此節以不動心為綱
知言養氣為目若廖子而失
母即非

份按語類云問養氣要做工
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
不做工夫然後接知言便是
窮理云云愚謂存起處數語

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為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
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言云云豈可
以勿求於氣哉下節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重
在氣一邊○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
志者也若持志工夫到則
亦不至有蹶躓及妄奔趨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

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

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

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
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

當更分曉

呂晚村曰知言則知之明養
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
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
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
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
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
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
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
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
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
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
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
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
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
外耶又曰到不得而後求已
是補救未著况勿求乎知言
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
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
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

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
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
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
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
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雲峯胡氏曰論語亦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
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
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附語錄
人只將言看做外面且如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
對他便是自家已事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
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

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
流行言其用才性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

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
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困
勉錄曰。按蒙引云。以志對氣。
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一事。
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
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愚
謂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
在。不必專在養氣內。黃氏謂
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
更言。極是。

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
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
充乎體。○雙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
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
說養氣。做工夫處。○雲峯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
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
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
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
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
纂黃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
體。流行是用。體之充者。泛言之。復其初行之事。蓋
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
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

份按黃氏二句重出

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
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
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觀貼得起。勇猛
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峯饒氏曰。浩然
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漆一個
知言。即是知者不惑。○雲峯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
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
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
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
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
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
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附纂黃氏洵饒曰。無所
疑。即道明無。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問知言養氣之說。朱子
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
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

份按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四句乃朱子語

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則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

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困勉錄曰。丑先問氣者。只依註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大金朱子有異說。不必從。

非真能無懼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附蒙引。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

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

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

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

養合註曰。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本源委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了。○翼註曰。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困勉錄曰。合言之則一意。分言之則是二事。集註乃是分言之。下文集襲及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俱可分合看。又曰。凡

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

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

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蒙引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初非體用之體也。惟其自反而

言體段者。固兼體用在內。與體用之體不同。然如此處。以剛大之體段。對下文配道義之功用看。則亦與體用之體不異矣。但輔氏舉體該用之說。則殊謬。宜為蒙引所駁也。

○份按四書脈云。塞天地。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涉功用上去。此其意恐與下節無別也。愚謂至大至剛句中。已含彌綸參贊意矣。而於塞天地句。又何疑乎。蓋若不實就彌綸參贊說去。此氣如何虛空。能塞天地。且何以見得此氣之為至大至剛。但其說彌綸參贊處。只要就氣之本體能如此說。就復其氣之本體能如此說。便自與下節迥別也。份按語類云。浩然之氣。清明

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是上文縮字意。則得其所養而

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

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個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

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
簡廣大剛果意思愚謂此亦
不可刪改

份按廣居節語類云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道唯集義以養氣方
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
之氣對著他便如此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
以吾義在彼者皆吾所不為
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又曰居廣居以下
是既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可
見不淫不移不屈正是養成

後能事此條所謂不淫等皆
低不足語此必記錄有悞蒙
引之言良是

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
○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
其為氣也氣之用附纂黃氏洵饒曰天理無有不善
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人所稟有
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語錄
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之氣乃是於
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
是無虧欠處○蒙引朱子曰才說浩然便自有廣大
剛果意思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
可以語此此一句愚竊疑焉恐是說富貴貧賤威武
之類皆低若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
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上
來所謂浩然而盛大流行者豈有加於此此固所謂
和而不同中庸而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
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之也如何乃猶以為
低而不足以語此耶大抵是記錄者之誤無疑程
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浩然之氣乃吾氣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音坎然而
餒知其小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謝氏曰浩然之氣須
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
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
人便是稟得這個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
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是稟
得底否曰只是這個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
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
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
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
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
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
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
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
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峯

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峯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蒙引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脗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也何大如之○銖視軒冕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右之左之無不有之貴育遇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遇之無所用其勢儀秦遇之無所用其辨良平遇之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間天德自強而不息何剛如之○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到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蒙引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善養之以復其初者也○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浩然字本都該了因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為之狀其體段如此○此節本論氣之本體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不可見矣故併言之○此處

翼註曰體段功用意亦相承
配道義在直養無害之後
四書脈曰配義節是言氣之
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乎天
地本體遇著實為的事便配
道義發出來使無是塞天地
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餒也
豈得稱剛大須知配道義正
是塞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
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又曰
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

已渾然全於此膽魄中到遇
事時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
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
困勉錄曰按未感時一層當
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為
未感此節為遇事也又曰吳
因之云配道義者氣足以輔
志次足以輔至也無是餒者
氣不足以輔志次不足以輔
至也按配道義不可專謂是
輔志然輔志實在其中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

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
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
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
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
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
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

已極於精切矣○雙峯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
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
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
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定是有力○雲峯
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也義者人心
之裁制道者大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
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
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為矣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
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
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
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

份按語類云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云云。愚謂引程子二語分貼道義最為分曉。何可刪去。存疑謂道字是在物為理。朱子以統體言。非是。豈未見語類原本已先引程子是說耶。語類又謂如父當慈子當孝。是義所以孝慈是道。此乃是以當然者為義。所以然者為道。恐不如引程子二語分貼之為妥。夫所以然者固是道。而當然者亦是道。語類所謂道者人事當然之理是也。更合之集註所云道者天理之自然。蓋在物為理有自然。有當然。有所以當然。皆所謂道。

也。義則因其自然而處之也。因其當然者而處之也。因其所以當然者而處之也。如此分晰。道義二字庶乎明矣。道者在物為理也。處物之義足以包之。所以下文止言義而不言道。雙峯謂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非是。與字只是助語詞。晚村謂與字最宜玩謬也。

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憊然之餒矣。或

畧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通考。涂氏潛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義配理。所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附語錄。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他。○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有自頓放處。○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朱子文集答呂子約書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

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淺說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而至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體段而塞天地即至大至剛者之復其初而配道義則養成之功效而益足以見其為剛且大也○蒙引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之後方能配義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以人心對天理說自人心之裁制曰義自天理之自然曰道猶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天人一也因是天理之自然故人心之裁制無不然者○配義與道正是說他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正是說他善養浩然之氣處蓋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然其實不是今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大註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字貼在餒字下○存疑配義與道是就直養無害說

說約曰饒氏道義餒氣餒之說亦舉世通行之解但因蒙引而玩兩條注一曰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一曰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則雖前節後節餒在人不在道義矣氣體之充也充是飽滿之意則餒是飢虛之意道義必不受此名色又曰氣體之充也即氣不充亦體之餒也故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餒只是體餒耳

來故註曰人能養成此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簞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音舉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輕遣政反通考趙氏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即華周杞梁死命之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

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

呂晚村曰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困勉錄曰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論其不求於氣也即使知求於氣亦為勦舍之守氣耳豈所謂於浩然哉○份按則餒矣下過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蒙引用失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此即註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或謂此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來遺却氣之充餒一截愚謂氣之充餒由於心之慊否故蒙引以心之慊否包氣之充餒在內未嘗有漏也○呂晚村云此節自則餒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却是實我故曰以下方

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

以義內為主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又云我故曰三句是推究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愚謂則餒矣以上即含義內意惟義為內此義之所以當集此氣之生所以必由於義何得謂義內意是實我故曰以下就告子之說明義之非外見得告子既以義為外自不能集義以生氣此固是推究告子不求氣病根然即謂是辨義內外何妨蓋辨得義之內外明則告子之病根方露也○吳因之謂告子未嘗知義不重斥告子之非愚謂此章知言養氣全從告子先我不動心生出則斥告子乃此章要旨何得為此調停之說

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附語錄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形旬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

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峯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三配道義四浩然之氣五。○此一段說直養。蒙引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云云。此始字

正對上條註養成此氣之成字。○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屐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一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卽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如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脈相連耶。蓋仁義禮智者。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信單言者也。○存疑集養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怍。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

處故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行一件事偶合於義便緣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怍於心方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心中原自有愧所謂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慊於心則餒見集義所生者行慊於心也行有不慊於心句承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蒙引或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蓋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無有箇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無所愧怍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

集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不管意亦自管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鳥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極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

說約曰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為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呂晚村曰必有事焉四句前輩亦殊混過勿字作三平者多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則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複疊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

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即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故子終以截做對勘。為是。雖先輩有三平之文。未敢以為然。○份按呂說極得朱子之意。但謂忘與助未嘗相因。愚則謂只要曉得勿忘。跟有事勿助。長跟勿正。即說忘與助相因。亦無不可。南軒謂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此忘助相因之說也。

事於顯與之有事。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曰。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朱子文集答張敬之書。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依孟子看也。公羊傳。僖公三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

份按語類氣之本體添一件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閑憂也。握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入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巳。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

物事不得之下云。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苗固不可掘。若灌漑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蓋朱子恐人因勿助之說。誤認集義不須著力。故為此言。何可刪去。○又按義為主一條是答萬正淳書。當載在配道義節。或集義節之下。不當載在此間。

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閒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脩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日。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日。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黜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

份按是集義工夫上勿助長三字。乃是衍文。當刪去。

困勉錄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

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善。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閔苗之不长。猶憂氣之未充也。掘苗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

勿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雙
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
亦非又曰時說又謂離事求
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焉
此說雖合於理然本文事字
却非行事之事只是以此為
事之意乃虛字也又曰顧仲
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
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
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
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
有何相干按此雖駁得是然
余前說頗精又曰告子始也
任心而不求氣是不耘苗者
也既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
則是助之長者也但此處只
重在助長一邊又曰吳因之
云須知至大至剛四節或言
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
用或詳善養之功夫只完箇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
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
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
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
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
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峯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
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
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
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
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
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
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
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
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
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
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
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
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附語錄事正忘助相因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按
此則至大至剛四節俱宜就
孟子自家身上說

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
速之如揠苗者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
畏之形○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
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
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
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
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才助長在我
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末梢必不勝在譬
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如告子
不能集義而欲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
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義勿正
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
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
謂揠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通考東陽許氏曰

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四
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
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
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
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附蒙引言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久之當自然有效設或久之不見效則恐是集義之
功猶有所未至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益集其
義切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所嫌於助長者蓋以
天理十分為率若養到五分天理者尚有五分人欲
在養到九分天理者尚有一分人欲在終是於事未
盡善集義到盡頭處則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何節不立何功不成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浩然如之○問助長者模樣
何如曰堅白未足而欲自試於磨涅自負可不至於
磷縮者是也○助長多見於臨事之際蓋由平日不
能養其氣也饒氏亦有此說○人固當養氣但養氣
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

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
工夫到底○必有事焉雲峯分念念合義與事事合
義不是只當以事言念則隨之參之前後大小皆然
蓋言集義則持志自在其中蓋義者制事之宜無事
則應守著心難以喚做義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可見○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
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為氣無益而舍之
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為害也至於助氣之長
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
矣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亦不
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云為正解本文○必有事焉
一條亦只是申詳集義所生一條意耳○大註則必
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
之目勿正勿助長是無害之日○存疑問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模樣如何曰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
不敢向前做若能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尚可向
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者自以為剛強要向前
去做事一經摧折索然沮喪一敗塗地再不能培養

份按蒙引云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設淫邪遁之失而已必且見之設施之閒大綱俱謬而節目皆舛愚謂此節當以言為主集註所謂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二句皆承上即其言之病句來胡雲臺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

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日而又害之也假如二人皆諫官一人是忘其所有事一人是助長忘所有事者只是氣餒怕事不敢去犯顏諫諍然氣之本體自在若養起來尚可去犯顏諫諍助長者自以為剛勇敢去犯顏諫諍待君父一怒起來著他著實回話他就怕了俯伏乞憐認罪之不暇此則剛勇之氣都銷盡了恁生培養此氣更不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卑義反也

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言也其害或先事後政或先政後事無大無小無不有害更可見政事之害乃詖淫邪遁之言害之若如蒙引所說則是判言與政事為一失此節之旨矣

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子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故

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

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

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瀚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

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

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

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
 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說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
 似遁日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
 ○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
 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
 說知言又只說是說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
 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
 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
 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
 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
 此之所知獨說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
 之言盈天下正入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
 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雙峯饒氏
 曰說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說淫屬陽邪遁
 屬陰蓋說向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
 淫是說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
 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

四書脈曰說淫雖偏見猶依
 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
 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矣

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
 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
 說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
 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
 起於意說淫邪遁起於說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
 似說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
 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
 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
 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
 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
 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
 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
 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
 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峯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
 日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
 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得上文汎指天下之
 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
 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

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即其言之病而下面三件亦其深得集註之意者歟

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孟子問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雙峯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

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雲峯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誠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彼告子者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

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

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
說莫直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朱子曰此只是言見識
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
解辨得他雙峯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
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
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
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
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爲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
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爲湍水之
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新安
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
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
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
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
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
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
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

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
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
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
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
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
至必從吾言爲三節附蒙引說有許多樣誠蔽亦有
許多樣蔽誠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誠便知
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泛然知其有蔽而已或
問何謂知言章先說害於其政好辨章先說害於其
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鑿矣蓋告子與楊墨等
是邪說等是誠淫邪遁也非楊墨之害先事而後政
告子之害先政而後事也此政字不是有位者之
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子
言小事大事一般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
所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道又不如說知言之深知
道只是泛說知道道理而已知言則即入之言而探見
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足言
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

說約曰或問聖人復起二句只承生於其心四句何以知之曰此亦無據但以好辨章觀之自是一流語想當然也又曰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

因勉錄曰蒙引云問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曰丑之學識粗淺蓋以為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言善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按蒙引原有一說此說雖似優然玩下文具體而微句則丑非見不及此者也故不敢從曰然則冉閔已兼有說辭矣又曰孔子兼之何故曰丑之意以為冉閔顏子雖兼

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十分重○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善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稅字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形句反

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

有說辭然終是德行多故只以當孟子之善養氣耳○呂晚村曰善言德行句重在德行不重在善言非以德行而美其善言乃以善言而益微其德行也作者重寫善言固是失旨若只講得德行則善言兩字亦贅矣

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蒙引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纂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就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峯饒氏曰不厭不倦則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

人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附纂黃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為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

也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

困勉錄曰論語喟然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底地位下此節註又謂其未廣大何也曰論顏冉之語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盡也故白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之耳不可竟謂其未大也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翼註曰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不可墮了諸賢

具體而微耳附語錄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

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附纂疏學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慊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見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賽合註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句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碍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魯齊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峯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

困勉錄曰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昔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說統曰未有孔子不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附蒙引自

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通考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附蒙引不同道言與已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易文言乾初九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憂違曷嘗有樂行之事其並舉言者正是此例○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進日如文王作興日曷歸乎來日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求仕也○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然

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賽合註曰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困勉錄曰按賽合註最是蓋此處說得虛所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淺說云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眾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按此便說得實了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

節故曰節目

翼註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輕。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問伯夷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齊王氏曰。聖人之所以為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

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汗是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

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知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峯云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

教龍峯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不必泥某說事功某說道德○呂晚村曰宰我三段只證實一異字耳無甚深義

說約曰按紹聞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

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詒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附朱子文集玉山講義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呂晚村曰。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近人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困勉錄曰。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引存疑。皆舍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又曰存疑。謂凡人見於身者。禮度可觀。則設施之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最明。然則蒙引謂但其發於辭氣之間。音吐洪亮而氣調和平。則其所存斷然可知。亦然也。又曰存疑。謂德須兼功說。極是。蓋依上節事功例也。蒙引疑此說殊不是。○吳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洞察之下。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附蒙

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類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祖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

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忘。固可即此而推之。○存疑。聞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以韶武來看最明。○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昏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禮與政皆出一心之經畫。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矣。故觀汗尊杯飲之習。上古朴畧之政可知矣。觀籩豆簠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此以帝王言之。若在入其見之身者。雍容禮度之可觀。則設施之合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這禮是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

說統曰。說個類。正甚言其不類。○王聖俞曰。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四書脈曰。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為形。而獨能踐形也。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呂晚村曰。出於其類。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為聖人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

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萃衆

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

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

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學者所宜潛

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份按晚村謂類指庸眾。萃指大賢以下。亦謬。○困勉錄曰。未有盛於孔子。只依淺說云。是由類拔萃之尤者。不必云出乎羣聖之類。拔乎羣聖之萃也。然兼說似亦可。○吳因之曰。謂未有盛於孔子者。蓋其立言垂訓。為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形。各盡其性。凡後之踐形盡性。以稱聖於天下者。皆夫子之功之所貽。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為獨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如此。又曰。三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說。必把堯舜百王來形容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然

心而玩索 色相也。雙峯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日始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脈貫通而後可。○雲峯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氏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溯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纂疏三子所論。皆以事功言。○蒙引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也。○存疑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

所謂事功。不重紹述。往聖之功。全重垂憲萬世之功。三言皆當以此意體會。要之此意。孟子所謂生民未有。中已該得了。但丑不悟。而復問。故如此申說明白耳。○此申說明白耳。○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德行王道也。○呂晚村曰。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為。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出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黜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到。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直聰明作元后。是直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方表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入極之同心也文人見到此甚難

說叢曰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呂晚村曰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並不

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峯饒氏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通考楊氏奐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附存疑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粘湯文至武王更間矣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

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

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

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

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

翼註曰。舊說上節言王霸感
久有誠偽。下節言人之應之
亦有誠偽也。近見一說云下
節即是上節之意。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大
乎。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
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此見

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
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
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
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
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
視董子美玉砥礪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
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
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
過人欲也。附纂黃氏洵饒曰。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
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附蒙引以力服人
者一條。又是解上節之意。言霸者之所以必有。大國
與王者之所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
人。一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其人則既服之矣。然
非心服也。乃為力不贍也。此非有大國。則人得以力
拒之矣。是故必有。大國也。若夫以德服人者。非有所
強也。乃其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至

甚高。○困勉錄曰。按翼註後
說。即蒙引之說也。四書脈貫
合註說。叢皆主之。其所謂舊
說者。則存疑淺說皆主之。當
以蒙引為正。

於困厄流離而不舍去者。孔子豈有。名位勢力以驅
之哉。信乎其為以德服人者矣。故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即以德服人之說也。王之不待
大也。可見矣。○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
無思不服。心服也。蓋本孟子與中庸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之思不同。○存疑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
下突說出箇以力服人。以德行仁。蓋以力假仁中已
含箇以力服人。是以德行仁中已含箇以德行仁。意
○以德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要去服
人。以善服人。是懷箇心要去服人。此其不同也。○以
力假仁者。其力足以有為。假仁之名。以舉事。事益濟
矣。問有力若不假仁。亦能濟事否。曰。一時亦被他做
去。只是不光明。俊偉亦竟無成。爾自古英雄舉事。皆
必有所憑藉。奸如曹瞞。猶挾天子。以令諸侯。若強秦
暴項。恣為不道。亦卒抵於滅亡矣。此可驗也。問無力
亦假得仁否。曰。夫假仁者。其心術人誰不知。只為他
力強無奈何。屈服之爾。若無力而假仁。人誰肯服。所
以說霸必有。大國。如漢昭烈本帝室之胄。豈是不仁。

說統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

份按程子易傳以下。亦是朱子語。與為下等人言云云。共為一條。但語類所載。充詳不可刪去。語類云。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說統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疎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翼註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即下明政刑事也。○呂晚村曰。按及是時。明其政刑。大旨為惡辱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侮。子曰。自求禍。刻刻在危亡立脚。從此看及是時三字。是何意象。

卒不能興復漢室。此則兵力寡小不足有為之明驗也。真仁且爾。况假仁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

之道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

記表記云。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貴德猶尚德也。士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

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

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

意可見矣。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在職而任事。雙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

同。就其閒。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

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

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附存疑。預收賢能。正為脩政。明刑用也。○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

文賢能猶孔子曰才難兼才德也。○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德字兼賢才也。○或謂明其政刑處不要入賢能然則人君自理會乎且上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欲何為曰集註言之矣賢者在位則足以正君善俗云云是也曰既是正君善俗脩政立事矣又何為至此方曰及是時明其政刑曰註兩足以字好看是未見於脩政立事然既有其人則已足以脩政立事正君善俗亦然且正君善俗亦不是空坐無為者政刑二字盡之矣。○賢能依大全當作兩樣人饒氏說以能為賢者之能居是位則有是職則併合說亦未為孟子本意但其謂如此說則賢是箇無能底人亦是蓋賢者未必無能但以人君所以處之者所重在德故置之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兼夫才有才者未必有德如為宰相亦有宰相之事為三公亦有三公之職豈皆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逞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

是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是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詩幽風鴟處脂反鴟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葺反七八也

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

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

呂晚村曰知道只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道字落空不得緣落空便說得知機識勢入陰符道德經魔陣中與聖人憂勤惕厲之心判若冰炭矣○說約曰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者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

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雲峯胡氏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

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存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

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子比雖大國必畏之

○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

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峯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

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

不仁則辱也附蒙引正韻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傲以靜言

○般樂怠傲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說統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

也活生也書作道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入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遏人欲擴天理也附蒙引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聿發語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言猶念也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不日永念而日永言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命天命詩作天理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至於放僻邪侈以陷乎罪姦盜詐偽以失其身者是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舉天地之間皆為牢獄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入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四書脈曰悅與願皆以心言未復立其朝

呂晚村曰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又曰二句作一拗振如云法而不廛廛而

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雙峯饒氏曰俊傑謂入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

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附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爾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通考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

孟子大全

卷之三

公孫丑上

策

不征則語勢順矣然先王恤商之意可已即已從塵說到不塵不從不塵說到塵語意自爾

其塵。周禮地官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教賈價同而徵債音育以質劑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蹏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同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蓋逐末者多則塵以抑之少則不必販夫販婦為主塵也朱子曰市塵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塵者各出塵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塵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塵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塵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

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附纂疏輔氏曰此雖是張子以意度言之然觀孟子所論征商自此賤丈夫始之說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存疑塵而不征法而不塵之塵是活字塵無夫里之布之塵是死字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旬前篇雙峯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旅行旅有節傳方

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日知錄曰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買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款布總布貨布罰布廛布言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摘訓曰就市中交易言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

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買此布

也或曰布泉鄭立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

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困勉錄曰論來廛而不征之廛承上市字來則專指後市之廛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則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廛於義爲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別解廛義亦槩指爲市宅何也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廛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處耳戰國雖重斂未必槩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廛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重斂之耳集註定爲市宅不爲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此是廛無

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通考趙氏惠

日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

里者一廛所居之地

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日後世之

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

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

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

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

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

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峯饒氏

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

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

如今納絹附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

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

夫里之廛後市之廛是廛而不征之廛而疑朱註之無分別乃田護之曰雖均為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夫左右三區之廛可以謂之市宅乎亦附會矣又曰翼註云五節廛字有兩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廛而為氓例作農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上文例作商之市宅似前說勝按依存疑則是後說勝也又曰楊升菴云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按此說自用脩始集註並無此解麟士以孫疏野人之解為非得之矣而亦主用脩此說則誤也○份按市廛而不征註云廛市宅也廛無夫里之布註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則朱子之意明以

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故先王之法其逐末者多但賦其廛而已矣戰國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得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者併使出夫里布則重稅矣民焉得不病哉○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與廛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為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謂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廛依愚見二廛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四士農工商民則其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個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爾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

兩廛字皆為後市之廛矣困勉錄之說良是至所謂農夫在邑之里云者乃用舊說愚有辨見滕文公上

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雙峯饒氏曰更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

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

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份按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二句。文義殊不可解。檢

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

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既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

原文乃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不知輯釋何故改之。

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峯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之心。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附或問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朱子文集。仁說天地以

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發，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

份按克己復禮之類，專言之仁也。天地生物之心，偏言之仁也。朱子乃比而同之者，何也。蓋此所謂心之德，即愛之理也。所謂即此一事，便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

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所謂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旨，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

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心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答張敬夫書。張云：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答曰：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張云：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答曰：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張云：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

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答曰：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所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是非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

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張云：程子之所詞，正謂以愛名仁者。答曰：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其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張云：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答曰：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又答張敬夫書：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

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答書：心之德，即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答歐陽希遜書：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存疑：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看重在擴充上看。程子總註人皆有是心，惟君

份按困勉錄云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愚謂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豈能不著事為虛空去達蓋此即由心以達之政也何得謂此推字與

子為能擴而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下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申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文之意○蒙引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說性是說情曰是亦情也故下條解怵惕而悉數之則與不忍人之心一類也○不忍人忍字是反字饒氏謂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者非是不忍人不忍害人也不忍人之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

下擴充不同○問以行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入乎呂晚村云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此說甚當晚村又云先王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此與饒氏不待充廣之說不同愚謂呂說亦精但孟子所謂擴充者止為凡人言之終當以饒說為安也○註中全體此心句對下端字蓋云全體則不止於端矣

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

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蒙引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由仁義行者也不待著力察識而擴充之察識擴充其次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著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入皆

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所擊之火悟吹在石中不擊亦有○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惻隱是道心

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為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著先王一段了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

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

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

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內結要

份按在腔子裏在字上原文有心字亦只云心在身裏原文作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輯釋改本大抵如此

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

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反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

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

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

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

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

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

腔子指入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

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

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通

考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

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

非之心滿腔子是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

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

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

之私矣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

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

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

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

處一般出來○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

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

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附蒙引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凡知痛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套字不指窻子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

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

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

以明其必有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

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

袁七澤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乎曰見入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湖南講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

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附語錄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讓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裏發來○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

端此不是把情來證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

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渠語。或問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端緒。序也。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緒見。於外也。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

緒見於外也。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

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

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南西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

份按此條乃朱子因陳潛室以玉山講義為問而答之如此也今反以為潛室之說其疎甚矣

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個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個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目言。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

份按朱子此條與前所載大同小異。何故又復增入。

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閒眾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峯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陳氏懼齋曰。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

也是為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附朱子文集玉山講義性之所以為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撝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尊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

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入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答陳器之書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

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以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語錄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義禮。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

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才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關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入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關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賽合註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

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看。

困勉錄曰。末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識其端。又在此知字前。又曰語類云。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是皇恐。

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入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附淺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肯甘心於自賊乎。不甘自賊。則當擴而充之矣。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皆。

兩字。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闢一闢。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

孟子大全 卷之三 公孫丑上

以保四海是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
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則不必說擴矣○
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
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
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
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
以保四海○雙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
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
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
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
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
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
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
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
字之意問四端眾人皆有若擴充似非眾人所能曰
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眾人之中若有
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
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彭老曰

份按如火始然泉始達指既
加擴充之功說若四端則雖
未擴充時亦必有之未可混
而為一也

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
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
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
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
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
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
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
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纔動人欲便萌
於是納交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
之端斬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
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峯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
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
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
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
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語錄知
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
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上面
言擴而充之是方知要擴充到下面苟能充之便掉

了。擴字蓋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擴字是方在簡路裏相似。○蒙引擴推廣之意。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若火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也。即中庸所謂致曲。○若火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也。又新有不能自己如此者。蓋因其有而為易為力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沛然燁然之不可禦。○事父母亦須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父母。○存疑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勃勃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惡可已意。○蒙引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愚謂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蒙引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此章所論人於函人哉。二章皆為當時諸侯發。○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意也。

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

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又曰四

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

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

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

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

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

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雲峯胡氏曰

份按五土居中五字下落十字

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

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愚

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

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

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

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

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

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

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

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各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

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

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

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

賽合註曰擇術莫如為仁為
仁決當由己○翼註曰首節

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遏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入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附語錄問四端不言性。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性。曰。其中真箇有此理。○蒙引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士矣。又何謂無成名。○不可以士為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皆器也。太極其理之全體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是破降才爾殊之說。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頓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又曰術字承天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不止曲藝。又曰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我仁者。○徐自溟曰。勿以習為性。勿以術移心。孔孟吃緊為人。只是一意。○巢睫子曰。治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後世。○四書脈曰。慎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吳因之曰。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為。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為莫如為仁。張本○翼註曰。註云得之最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

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附蒙引。此術字。不只是藝術而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之不善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

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困勉錄曰翼註最安了凡駁註云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蒙引則取小註有是心斯有是形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未妥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

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

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問仁

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

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

貞之長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

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

聲

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

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

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

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

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

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

須臾離兼其用言蒙引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

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以用工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故上文云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下云不仁不智○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

吳因之曰朱子云四端迭為賓主○說統曰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為人所役而又引以為恥與恥為弓矢者何異只甚言恥必無益

吳因之曰莫知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入擇術處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

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附蒙引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又不智矣不智則懵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流於汙賤之歸矣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存疑如恥之莫如

為仁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為之仁也

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雙峰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

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離人役之役○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

翼註曰射者始而正己既而求己皆由己不由人之意又曰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己所自擇入莫之禦○困勉錄曰註引由己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正己反己之故

直解曰。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吳因之曰。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餽食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作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作

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附存疑。既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仁者如射云云。是示以為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蒙引。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猶有為譬若云云。九初以下。皆就掘井而有為者。必底於成之意。亦在言外。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

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亦可謂白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

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

我的東西。着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而不容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為光大。○翼註曰。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

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脩身補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

善也。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呂晚村曰。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

孟子大

忘亦忘入己之見。豈忘善哉。但以渾忘意籠統架空。乃二氏之說。非孟子道理也。困

勉錄曰。推舜善與人同之心。其已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而善之當從而己。不知未善之在己。與夫善之當有於己也。使其猶有己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其人

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

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

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

入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

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善。○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雙峯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取諸人者。○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樂取諸人以為善。以為不知善之在人。固是舍己從人。以為不知善之在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當可而已。不以善為己有也。若有以善為己有之心。

孟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上

四書釋地續曰舜耕于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為是。陶子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丘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北三十里為是。

則自病其己之未善而欲文飾以為心而不能舍己必矣。○存疑善與人同是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物不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人底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不但為己私做在人底亦私也取諸人以為善不知善之在人是也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何處見得不能舍己從人只是見在己底善不能舍得便是知善之在己舍己從人都不見得在己底善在人善便有善舍己從人這便是不知善之在己也。○或曰聖人亦有未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窮已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之善有勝乎已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凡人之不善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獨怪書蔡傳於鳥鼠同穴曾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曆開李之藻言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困勉錄曰吳因之云與人為善不是天下有意為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固於懼忻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為善則人亦相忘於舜矣人已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直解云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屬於善天下有未

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竟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存疑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為人都是如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

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

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附蒙引取諸人以為善不可謂只是取人

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按直解說助善意淺因之說得深然看來似可兼用蓋聖化之及人亦必有淺深也○份謂直解之說雖淺然却的當不必更求深也

困勉錄曰朱子小註謂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此恐未然舜禹之別只在入己之見上不在行不行上

份按末節文勢緊承上二節來似與入為善只是指舜不兼由禹杜靜臺謂兩箇大字一就裕於己說一就及於人說惟其裕於己者大故其及於人者大下面大字實從上面大字生來困勉錄亦謂莫大與大舜有大焉相應皆是以與人為善單指舜也今玩總註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二句用故字緊承上聖賢二句分明連由禹在內淺說云知舜之與入為善則由禹之與入為善亦從可知既合於本節文勢又能幹旋總註其說甚妙則杜靜臺困勉錄融會兩箇大字之說非矣

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入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

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入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入之善言而拜舜樂取入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未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蒙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入己分彼此子路聞入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聞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聞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淺說知舜之與人為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為善也亦從可知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困勉錄曰。按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內俱有也。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汗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一
語助辭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
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
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附
存疑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非其
友不友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立惡人不

與之言鄉人之冠不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立至
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初無少失禮矣亦不受一
節深一節○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
如此也○辭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
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推惡惡之心云云
浼焉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
故諸侯云云此却是實事只就諸侯說眾人亦可知
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

陶石黃曰。凡人情事汗君為
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便不肯
展發已能若下惠則惟知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
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
和○項仲昭曰惠蓋謂世俗
昏蒙而直道不足以投其好
無怪其遺且陋故遺陋於唐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
逸袒

虞三代之朝則可取遺詎於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

必憫也○徐玄扈曰爾為爾我為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免所以能和若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箇同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說統曰由由與偕數句雖繫自處眾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

音但禡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

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傳註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各諡曰惠展無駭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

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

偕並處上聲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

藏便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

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汚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

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雙峯饒氏曰他人不羞汗君

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

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

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新

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

附淺說柳下惠不羞汗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

為之其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亦不自隱在己之賢

而必以其道惟必以其道則必至於遺逸阨窮矣雖

遺逸而不怨雖阨窮而不憂焉可見其和而不流有

非惡人之所能染矣故其自言曰爾為爾我為我雖

袒裼裸裎於我之側其無禮如此爾亦安能免我哉

惟其不能我免故常由由然與之並處而不自失焉

雖其欲去之際或援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

止之而止者蓋其不以去為潔而必於去也○存疑

翼註曰不恭難體認蓋他外雖借其心則謂世為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困勉錄曰有謂夷惠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而不得已也夫苟不得已則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也○呂晚村曰隘與不恭歸之學者流弊朱子已不謂然蓋伯夷只是清極便帶得隘來柳下惠只是和極便帶得不恭來隘與不恭正是其清和極處覺有斯意亦何必為二子諱也但學夷惠者不學得他清先學得隘不學得他和先學得不恭其隘其不恭或更

由由然也與之借之字指爾為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夷惠之行固皆造

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

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未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

有甚焉者孟子所以為不可由耳然孟子又嘗說聖人百世之師不指孔子偏只舉伯夷柳下惠固是其清和足以感激興起人亦其隘與不恭有以震動天下之心目也若孔子如太和元氣反有不必然者矣合兩章看來便曉得孟子使人善學夷惠處又曰善學夷惠者當學其清和不學其隘不恭此說得矣然論到孟子願學孔子意不惟夷惠之隘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也纔說清和便不覺隱然有隘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直言君子不由固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隘與不恭也○困勉錄曰蒙引由其清不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蓋

問不恭是處已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雲峯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入法夷惠之得又恐入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如此解屑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附朱子文

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便不妨又曰然由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意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玩註自見又曰大全朱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似有蒙引之病

集雜著溫公疑孟子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既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邈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朱子曰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

攻也○存疑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謂伯夷視當世無一人可與其弊則狹隘柳下惠視當世之人皆不足與較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